勇敢

第一部

薇拉·凯特玲斯卡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勇敢

第一部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著　關子素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描寫蘇聯共青團員在黑龍江邊建設共青城的長篇小說。這些英勇熱情的建設者，在嚴寒的黑龍江邊，在荒僻的西伯利亞的大森林裏，在缺乏建築物資，缺乏食糧、住房等等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克服了無數的困難，以忘我的精神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同時以高度的革命警惕和暗藏着的反革命分子作鬥爭。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城市的過程中，逐漸成長起來，成爲社會主義的新人。這部小說眞實有力地描寫黨的領導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保證。

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

中譯本序

勇敢在革命的、人民的中國的出版，對我來說，是一件大喜事。我雖然從來沒有到過你們美麗的國家，但是我却這樣生動地想像着你們今天的沸騰的自由生活，這生活充滿了對幸福、改革和進步的渴望。我是這樣清楚地看到了你們的熱烈的、鼓舞人心的青春活力，它充滿了希望和精力，——人民的苦難固然有成千上萬種不同的細微差別和特殊之處，但是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却永遠是一樣的；所謂一樣，意思是說：每一個個別的具體的人，都像春雨後怒放的花朵那麼生氣勃勃，非常用功地探求着知識，極力發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和一切才能。

你們偉大的人民，在自己長期的多災多難的生活中保持住了充沛的精神力量、才華和對自由的熱愛，現在他們正度着自己生存史上的新的春天。一切都在前進着，建設着，在關心人的、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被改造着。'一錢不值的人'，做了世界的主人——也就是變成了生活的主人、國家的主人、自己的前途的主人。要把整個生活改造過來，使幸福、光明和富裕降臨到每一家，使一切形式的奴役、窮困、無知、自私自利永遠消聲匿跡，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作。 在這裏，該需要多少忘我的鬥爭和極端緊張而細緻的勞動，需要全國人民多麼緊密的團結合作，才能創造出新的生活，培育出新的人啊！

就是在我們這兒，在這第一個'突擊隊'——社會主義已經獲得了勝利的第一個國家裏，也還不是什麼都做完了，前面還有許多工作，還需要作許多努力。 但是積累起來了的經驗，已經非常豐富，許多使最初一些革命者感到傷腦筋的問題，早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獲得了解決。 雖然我們的國家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建築現場，但是我們現在的巨大的建築工程，已經是在過去完成了和開拓了的工程的近旁進行了，我們的創造性的勞動，現在已經因爲前一些年代人民創造出的財富的全部威力而減輕和增强起來了。 現在，新參加到創造性的生活中的一代一代的青年，已經能够依據建設社會主義的先輩們的經驗，從小就繼承他們的英勇傳統和創造精神了。

勇敢是一部長篇小說，它描述了頭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的蘇聯青年的勞動和生活，這些青年，開拓了第一批新的城市，首先鋪築了許多新的道路。 這是新世界的忘我的、純眞的、熱情的青年時代啊！什麼事都是破天荒第一次遇到的。 在建樹功勳同時也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培養起了性格，樹立了怎樣生活、怎樣愛、怎樣保護和鞏固友誼與家庭的認識。 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們，在沒有人跡的大密林中，在遠東嚴寒的河岸上，在伴隨着每一個新的事業而來的成百上千的困難中，爲鞏固祖國的威力建設了一個新的城市和許多頭等的新工廠。 人們一方面建設着新的城市，

同時也就一面改造着自己。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確的生活道路。有的人害怕困難，開了小差；有的人專找捷徑，以滿足個人的慾望。利己主義者柯里亞·普拉特滅亡了，謝爾蓋·果里岑歷盡災難和痛苦，終於補償了自己的過失，回到同志們中間來了，不過他的歸來仍然是充滿了悲痛的，因爲朋友們已經遠遠地走到前頭去了……有的人成立了幸福的新家庭，有的人體驗着好事多磨的愛情——心靈的錯誤給安德烈·克魯格洛夫帶來了許多失望和痛苦，克拉娃默默地忍受着'單戀'的痛苦，驕傲而孤僻的托尼亞經過嚴峻的考驗走到了幸福之途……每一個人都走着各自的特殊的道路，但大家都一同成長、壯大，成爲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人。

非常希望我的中國讀者們能很有興趣地讀完這本書，並且從這本書中找到人民建設新生活的、哪怕是點滴的經驗；我們是這樣的幸福，因爲我們能跟所有爲了和平與人類幸福而走上偉大改造道路的兄弟國家的人民分享這個經驗。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日於列寧格勒

主要人物表

謝爾蓋·果里岑(愛稱謝遼查、謝遼仁卡)——共青團員,副機車司機

巴維爾·馬特維耶夫(愛稱巴沙、巴什卡、巴申尼卡)——共青團員,加油工人

阿列克塞·耶比法諾夫(愛稱瓦西里、阿遼沙)——共青團員,紅海軍中的潛水員

尼古拉·普拉特(愛稱柯里亞、柯里卡)——共青團員,機械工人

麗吉亞·卡夫里洛娃(愛稱麗金卡、麗多克、麗達)——共青團員,倉庫管理員

托尼亞·瓦夏耶娃(愛稱托尼奇卡)——共青團員,織布女工

索尼亞·塔爾諾夫斯卡雅(愛稱索尼卡、索尼奇卡)——共青團員,織布女工

格里莎·伊沙果夫(愛稱格里士卡)——共青團員,織布工人

克拉娃·梅麗尼果娃——共青團員,織布女工

麗里亞·沙維羅娃(愛稱麗里卡)——共青團員,織布女工

耿那吉·卡留日奈(愛稱耿尼卡、耿尼希克)——共青團員,鏇工

謝瑪·阿力特舒列爾(愛稱謝姆卡、謝姆奇卡)——共青團員,鏇工

卡嘉·斯塔夫洛娃(愛稱卡秋莎)——共青團員,售貨員

瓦連金·伊萬諾維奇·別索諾夫(愛稱瓦力卡)——共青團員,泥瓦工人

安德烈·克魯格洛夫(愛稱安德留夏)——共產黨員,電氣工人

吉姆卡·格列別尼(愛稱吉莫莎)——共青團員,克魯格洛夫的同鄉

別佳·柯洛賓果——共青團員，工廠學校畢業生

吉爾杜(愛稱吉格爾)——共青團員，那乃人

莫沃米·那衣木卡——共青團員，那乃人

吉莫菲·伊萬諾維奇·果里岑——機車司機，謝爾蓋·果里岑之父

吉娜·雅爾采娃——安德烈·克魯格洛夫的愛人

伊萬·卡夫里洛維奇·吉莫菲耶夫——共產黨員，造船工人

塔奇雅娜·別特洛夫娜·秀爾庫夫(愛稱塔紐莎，別號海上霸王)——吉莫菲耶夫之妻

塔拉斯·伊里奇——遠東的移民

卡西莫夫——遠東的工作人員

安德洛尼柯夫——內務人民委員部代表

伊萬·謝爾蓋耶維奇·莫洛佐夫——黨委書記

耿沃爾吉·愛都阿爾多維奇·維爾涅爾——建設局局長

阿列克塞·安德烈耶維奇·格拉那托夫——建設局副局長，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謝爾蓋·維肯奇耶維奇——總工程師

克來拉·卡普蘭——建築工程師

謝爾蓋·別特洛維奇·德拉岑諾夫——建設局局長

郭托夫采夫——黨委書記

瓦吉姆·列別結夫——反革命分子

列維茨基——反革命分子，克來拉·卡普蘭的前夫

尼果來·伊萬諾維奇·巴拉莫諾夫——白匪軍官

斯結班·伊萬諾維奇·巴拉莫諾夫——富農，尼果來之弟

伊萬·波塔貝奇·米哈依洛夫(化名謝苗·波爾菲力耶維奇)——富農姓朴的——朝鮮人，漁夫，反革命分子

一

機車橫越過春霧瀰漫着的無邊無際的田野。

謝爾蓋·果里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他現在看到的和做着的一切都將一去不復返了。機車減低速度開過鐵橋的橋梁，謝爾蓋想到：他將再也聽不見這些鋼鐵橋梁的轟隆轟隆的響聲了。他老是回頭望着長長行列的貨車，他知道，他再也看不到紅色車廂的蜿蜒的行列和月台了，再也聽不見載滿貨物的車廂的沉重響聲和空車皮勁抖抖的撞擊聲了。一到停車場，他就要擦一擦機器上的活動部分（用司機的話來說，這簡稱爲'動力'），心裏總覺得：每一接觸都是最後一次了。這些熟悉的齒輪再也看不到了，就連這塊滿是油膩的抹布，明天也將落在旁人的手裏。當他聽着父親——老司機吉莫菲·伊萬諾維奇的聲音，離別的悲哀緊壓住他的喉嚨：這是最後一次來聽老人充滿着感情的話，明天就再不能和父親談笑，將是另外一個人來聽這個變得沉默了的老人

[illegible]了二十六年的車，老是在這些地方兜來兜去，"吉莫菲·伊萬諾維奇說，他的兒子已習慣在機車的轟響中毫不費力地聽清他的話。"這些到西伯利亞去的道路到底怎麼樣？我不知道，也沒試過。可是我想去的勁頭可眞不小。從前，

尼果爾卡剛一修通去滿洲、去海參崴港口的鐵路，我馬上就想上那兒去跑一趟，這該多好呀！多有趣呀！新的土地，新的人。恐怕連說話也跟我們不一樣……蒙古族有他們自己的語言。”

火夫斯維里多夫笑瞇瞇地一心聽着他說話。這方面的事他也許比吉莫菲·伊萬諾維奇和謝爾蓋都知道得更多。誰知道他從哪兒得來這些包羅萬象的材料。

吉莫菲·伊萬諾維奇的聲音有些發抖。謝爾蓋覺得父親的喉嚨裏像裂了條小縫似的，他感到很悲痛，可還是寬心地笑了笑，又對斯維里多夫擠了擠眼——老頭眞是個怪人！

“我沒有去成，你替老爺子了掉這個心願吧，回來再講給我聽。你要仔細地看看，多留神，多想想，和好人交往交往，別不好意思。交益友總是有好處的，總是可以充實自己的。”

謝爾蓋是自願要求到遠東去的。建設、獨立生活、對自己力量的考驗等等吸引了他。可是現在他面臨着臨別前的悲哀，把這次旅行的誘人美夢都忘掉了。

“還想把我們藏到哪兒去，”他悶悶不樂地說。

老人默不作聲，把頭伸出窗外去。這兒每一個道岔，路邊的每一叢小樹，他都很熟悉。就說他閉上眼睛單憑感覺也能開車。因爲他正在想一件事，所以默不作聲。

“現在我想起了一段挺有意思的詩句，”他一板正經地說着，愼重其事地伸出一個生繭的手指，朗誦道：

“在苦難的日子裏我知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到哪裏去尋找同情自己悲慘命運的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又何必胆怯?

我懷着愉快的希望前進。

你也正應該這樣,懷着愉快的希望前進。再說現在又哪會有悲慘的命運!現在的命運是愉快的。只可惜你的翅膀還沒有長硬……"

謝爾蓋像是受了委屈似地皺起眉頭。'翅膀還沒有長硬'……快二十歲了,當了副司機,可是翅膀還沒有長硬。

車快到站了。信號器攔住了他們的去路。車窗裏鑽進來一股解凍了的泥土的悶人氣息。老人忿忿地看了看車站。

"一定又是把我們趕上'待避綫'等車。又到了這卡吉洛夫卡了!老是耽擱開車……"

他們被趕上了'待避綫'。吉莫菲·伊萬諾維奇靈活地跳下機車,跑去和值勤員爭吵。

謝爾蓋很習慣地,照老規矩擦了擦'動力',習慣地用一塊小煤炭點燃了煙捲,坐在台階上。斯維里多夫也和往常一樣坐在他身邊,可是談不起來:離別的感情折磨得使人連話都沒有了。這台階也好,可恨的卡吉洛夫卡也好,父親的嘮叨也好,用小煤炭點燃煙捲兒也好——這一切一切都不會再有了……

父親回來了。他爬上機車,嘮嘮叨叨地忙了好半天,這才安靜下來,點着煙斗,在兒子身旁坐下,又想到了剛才所想的事。

"對,是這樣,好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又何必胆怯?

永遠也不要胆怯。你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嗎?"

他調皮地斜了兒子一眼。謝爾蓋漠不關心地看着另一邊。

"你不會知道。這是詩人巴拉登斯基說的,是致德爾維格那首詩裏的話。你知道德爾維格是誰? 也是詩人,是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同一時代的人……"

謝爾蓋不願讓父親看出自己無知,便聳了聳肩膀,漫不經心地回答道:

"怎麼不知道! 他在決鬥中用手槍把普希金打死了。"

吉莫菲·伊萬諾維奇氣得全身發抖,連臉都漲紅了。兒子知道自己說錯了,紅着臉回頭看了一下。 火夫斯維里多夫正站在那裏笑呢。

"德爾維格用手槍把普希金打死的?"這眞把老人氣壞了。他就大聲嚷起來,嗓音都變了。"是丹特士打死的。丹特士-格克倫那個壞蛋,不要臉的東西! 唉,你們到底學了些什麼? 怎麼連德爾維格和丹特士都分不清?"

謝爾蓋忿忿地對正在微笑的斯維里多夫斜了一眼,頂了一句:

"這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我也用不着知道這個,"接着他又不好意思的補充了一句:"也不可能把什麼都記住呀……兩個人的姓很相像。"

一列旅客快車追上他們,從他們旁邊直開過去。 吉莫菲·伊萬諾維奇不大滿意地盯了那快車一眼,歎了口氣,然後不知他是在說火車,還是說兒子沒學識:

"這太不像話。"

謝爾蓋感到很難堪。眞見鬼，誰叫他說話呢！ 何必去管這個德爾維格和丹特士的閒事。該想的事還多得很……

老人又說話了，裝出對斯維里多夫說的樣子：

“你們這些青年人沒有正經事，正像巴拉登斯基所說的：

我尋思，我體會，靈魂渺茫，
我研究世世代代的傳說，
從這裏理解到世界上一切變化的原因……

可是你們研究些什麽呢？光知道往電影院跑，電影又不會說話，能教給你們些什麽……”

“爸爸，你怎麽啦！我不是在學習嗎？”謝爾蓋嘟嚕着，與其說是父親的責備激怒了他，還不如說是斯維里多夫的譏笑更使他惱火。

“嘿嘿！你學習……”老人還是不肯罷休。“你學些什麽？你應該知道偉大的眞理，可是你所知道的眞理很有限，是聽人說的，不深刻的……你自己覺得是個共青團員很驕傲。而我呢，你認爲是個非黨羣衆。你讀過卡爾·馬克思的著作嗎？還是讀過他的朋友弗里德利赫·恩格斯的著作呢？他有一本書，不大，而是本具有偉大智慧，高深學問的書。這本書的書名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 你讀過嗎？”

斯維里多夫停止了譏笑，直爽地說：

“這本書我讀過，寫得很清楚，只是第一次讀有些困難。”

值勤員終於發出開車的信號。父子倆一聲不響地走了

一路，到了機車庫，交了機車，和助手們抽了一支煙，然後到委員會去談話。大家都同情吉莫菲·伊萬諾維奇：

“兒子要走了，你再和誰一起開車呢？”

老人笑着說：

“我只要吹一下口哨，大家都會跑到我這兒來。我的機車不是普通的機車，是果里岑的機車。”

在回家的路上，老人又提起方才談的那件事，看來他是最後一次教訓兒子了：

“一九〇六年當我在監獄裏的時候，和我一同坐牢的有一個詩人，大思想家，很有氣魄。憲兵打了他一頓，後來他流着淚給我誦讀了這樣的詩句：‘同志，相信吧，驚人的幸福的曙光，一定會升起來……’接着他就把我們的導師——把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利赫·恩格斯的事講給我聽。並且對我說：小伙子，讀讀他們的具有偉大思想的作品吧，爲世界上有這樣的人物而歡欣吧……可是你呢？你讀了些什麼？”

“這些我在團小組裏讀過，”謝爾蓋不在意地說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傳記……”

“‘讀過，讀過……’大街可以走馬觀花一逛就完。可是讀書要動腦筋，要用心去體會……”

他們已經看見那座小木頭房了：黃色的百葉窗，院子的周圍，有着黃色的木柵欄。謝爾蓋幾個小妹妹正在院子裏跑來跑去。

“你到了那裏可不要任性，好好學習，開動腦筋，”吉莫菲·伊萬諾維奇放慢了脚步說。

謝爾蓋心不在焉地聽着。他不能想像在異鄉如何生活

下去——沒有機車上的長談，沒有斯維里多夫的友誼，更主要的是沒有父親在身邊了。

“你要時常寫信來，”父親依依不捨地悽惻地說。“母親會惦念你的……”

走進家門時，他抑止住憂慮的心情，向妻子開玩笑地一鞠躬，鄭重其事地說：

“親愛的夫人，瑪特遼娜·斯比里多諾夫娜，給老爺和少爺開飯吧。”

整個晚上都在臨行前的忙亂和談話中過去了。

謝爾蓋覺得自己變得優柔寡斷和渺小了；現在一切都無法改變了，再過個把兩個鐘頭就要在熟悉的道路上，坐在別人開的火車裏開始去過獨立的生活。難道眞是這樣嗎？

吃完了臨別前的茶點。吉莫菲·伊萬諾維奇從桌旁站起來，“噓”了女孩子們一聲，叫她們別吵，意味深長地向妻子點了點頭，雙手扶着椅背說：

“謝爾蓋，好好幹，可不要給咱們家這個姓丟臉。你不是別人，而是果里岑。過去有過一些姓果里岑的公爵們，那是貴族。現在可全完了蛋了……還有一家果里岑，而且將來也還有。這是另外一族，他們是無產階級，從祖父到孫子全是鐵路員工，一共開過了幾百萬俄里的火車……還沒有任何人給這一族人丟過臉。你可要記住。”

謝爾蓋給這種送行的話弄得很不痛快，只顧連連點頭。老頭眞怪！瑪特遼娜·斯比里多諾夫娜一聲不響地耐心聽着。——謝天謝地，二十二年來她對他像對自己了解得那樣清楚。他總是那麼古怪，愛閒聊，夜裏看書，背詩……但

他却是個好丈夫：順從，溫和，不管他自認爲怎麼了不起，當家作主的並不是他，而是瑪特遼娜·斯比里多諾夫娜。

大家吻別之後，拿起東西要走。吉莫菲·伊萬諾維奇說什麼也不肯把筐子交給兒子，一定要自己拿着。

沿着熟悉平坦的道路走去。路過了熟悉的柵欄門，穿過了通向火車站前門的廣場。生活的變化已經很明顯了。

共青團員司機、朋友、少女都集合在車站上。少女們對着謝爾蓋微笑了；因爲他必恭必敬地直立着，挺着雙肩。謝爾蓋回想起傍晚的散步，柵欄門前的接吻，綿綿的情話，責備，玩笑，表白……他在少女們的臉上掃了一眼，找尋其中最好的一個……巡路員的女兒格魯尼婭摸着棕色的辮子在一旁躲着呢。謝爾蓋昨天晚上已經和她告別了。他看着她那灰色的眼睛和羞怯的微笑而失掉了勇氣，他問她："你不會忘了我嗎？"她嚴肅地回答："我不是那種人，決不會忘……"

格魯尼婭啊，眞的要離開你了嗎？

馬特維耶夫老倆口帶着兒子巴什卡——謝爾蓋的旅伴——來了。巴什卡一來空氣立刻活躍起來，他向整個月台嚷着，用烏克蘭的口音誇張地說：

"小伙子們，你們離了我可怎麼辦呢？沒有我火車怎麼開得動啊？"

巴什卡是加油工人，從小就是謝爾蓋的朋友。

等火車等了好久，大家就閒聊起來。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書記講了話。可是吉莫菲·伊萬諾維奇對他的講話並不滿意：講得一點不深刻，沒有什麼意義。他想：他們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